

<<失落的利莫里亚文明>>

图书基本信息

<<失落的利莫里亚文明>>

前言

黑暗中，两个陌生的邪恶黑影突然冲出来，当我意识到要用拳头保卫自己的时候，他们突然从背后抓住我身体的两侧。

其中一个人非常暴力地勒住我的脖子，不一会儿我就呼吸困难，晕倒在鹅卵石铺成的街道上。

过了很久，我缺氧的大脑才慢慢恢复了意识。

在这个夜里，似乎只有我孤零零地一个人，当我抬头静静地凝视这片夜空，天上的星星项链闪闪发光，这条项链我们叫它银河。

这袭击也仿佛是那么遥远、模糊、不真实，犹如梦境一般。

我静静地在地上躺了好二会儿，仿佛躺在我童年生活过的宁静的伊利诺斯州草原上一样。

但事实上，我是躺在秘鲁的古都库斯科的一个鹅卵石街道中间。

它不仅仅是一条小巷，还连接着这座城市旧时征战的大教堂，以及印加因其全金外壳而闻名遐迩的太阳神殿。

我确实是被袭击了，但是这袭击却恍如隔世。

库斯科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永世再生的神圣中心。

我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庆幸自己还活着，并且没有被把盗窃当做民族工业的歹徒用惯用的匕首伤到要害。

但我的喉咙受伤了，每次吞咽都会感到疼痛。

更糟的是，我所有的钱和证件被他们洗劫一空，旅行支票、信用卡、护照都不见了。

在这个陌生的土地，而不是事先有所准备的地方，我变得一无所有，无依无靠。

虽然不记得被这次暴力袭击后的情况，但我不禁想起了5个世纪前，被西班牙人勒死的印加最后一个国王——阿塔瓦尔帕。

我现在知道了被谋杀是什么样的感觉，但并不算太坏，能感觉到疼痛意味着还活着，只有当你感觉到痛时，方知自己尚在人间。

尽管有这不幸的遭遇，我依旧步履蹒跚地走在安第斯通往印加天城的铁路上。

在这深夜，唯有四周的山顶陪我一起孤单。

迷雾中，一家银行慢慢呈现在我眼前，仿佛是幽灵般的窗帘慢慢揭开，让我看到了奇异月光下闪耀的马丘比丘城。

从那个地方开始，我考察了的的喀喀湖，它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湖，还有附近的蒂亚瓦纳科遗址，蒂亚瓦纳科是一个令考古专家都费解的不可思议的王朝首都。

在利马一条后街上的赫雷拉博物馆，我发现了金发碧眼的先期印加人木乃伊，他们显然不是印第安人。

很早以前，先期印加人统治着整个太平洋海岸。

几天以后，乘着租来的飞机，我可以从高处眺望世界最干的沙漠，借助这个有利地势，世界上最大的艺术收藏在我的相机下铺开。

这些图案蔓延了3000英尺，包括巨大的植物、动物图像，几何图形以及在地震易发的纳斯卡平原上蔓延几十英里的线条。

后来，我回到北伊利诺斯州这块更加坚固的土地上，却仍然沉浸在为时2个月的南美前西班牙时期考察所见的图像和感受的共鸣中。

为了庆祝我的回归（不然是为庆祝我还活着），朋友们带我去了芝加哥唐人街一个不错的餐厅，这个餐厅位于城市的南边。

不过，周六的晚餐不仅仅是一顿美餐而已。

晚间的娱乐因为一个表演而别具特色，节目是由从香港过来的大学自发民俗舞巡回演出团表演的时事讽刺剧。

这是一种露天表演，表演者穿上当地服装来表现中国历史。

只闻其声、不见其貌的扩音器传来蹩脚但可以理解的英语，第一个节目是中国已知的最古老的舞蹈，一个年轻女子穿上式样可溯回到传说中始皇帝时代的服装开始表演，始皇帝时代距今已4000多年，中

<<失落的利莫里亚文明>>

国的名字也由他而来。

随之响起了乐队预先排好的不伦不类的音乐。

但是，就在舞者出现在舞台上的那一刹那，我完全震惊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脑子充满了疑惑——塞个小小的中国女人表演着她祖国最古老的舞蹈，穿着独一无二的服装，让我震惊的是，这服装与我前些天在秘鲁高高的安第斯山脉上看到的艾马拉印第安人女孩跳他们最古老的民俗舞蹈时，所穿的服装几乎一样。

……在这些长途旅途之后，我第一次被邀请在英国圣奥尔本的求知大会上公开陈述我搜集的证据。

这个会议有很多在另类科学方面权威的专家，包括莫里斯·科特罗，约翰·安东尼·韦斯特等等。

虽然大家都同意人类已经在与那国岛建立了“纪念馆”，但还是一致要求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返回我的家乡威斯康星后，我在《崛起的亚特兰蒂斯》杂志上发表了很多关于利莫里亚的研究文章，但是这更需要人类学、地质学、天文学和灵性方面一些超越传统的观念的支持。

这些文章的其中一篇引起了一个独立电影制作人的关注，她要求我写一部纪录片的剧本。

她作为太平洋考古学的代表，正在准备一些关于与那国和其意义的资料。

她已经搜集了大量精湛的水下素材。

参考这些视觉材料，再加上一些我自己的研究，我写出了一个叫做《姆大陆神庙》的叙事剧本。

这部纪录片于2000年第一次在澳大利亚电视台播放，富士电视台也对它进行了转播，并且考虑在第2年的国际电影节上播放。

更值得关注的是，《姆大陆神庙》展示的是一个至今没有被主流学术认可的现代科学基准。

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到最近日本和台湾水域的水下发现，这些主流学者都将利莫里亚的极少暗示当做通神论者的幻想——“比亚特兰提斯更糟”，这句话出自一个大学人类学教授口中，他坚称这就像加西莫多一样的无名小卒污蔑了“圣地”。

但是，我们时长一个小时的纪录片，提供了一些知名专家认可的物证，而且有合理的描述，不是那么容易推翻的。

尽管官方不情愿，但是太平洋文明还是无法抑制地从神话的深渊，上升到了考古现实中。

早在20世纪初被称为“沉睡的先知”的埃德加·凯西就已经明确陈述了神话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巫师令人精神恍惚的话语，只会令不相信神话的人更远、更快地远离这个话题。

无懈可击的证据对这些已经封闭的头脑来说有什么用呢？

凯西对难以接近的历史的细致描述，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时代。

虽然凯西关于亚特兰提斯“生命的解读”，我已经很熟悉了，但是他对亚特兰提斯在地理上有一个对应的岛的少数言论，我还不是很明白。

他的观点与失落王国的一切发现完美地吻合在一起，这使我激动万分，他的话进一步提供了关于这两个岛的分离（尽管是联系着的）、起源和命运的证据。

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维珍尼亚滩的研修觉悟会，一直致力于保护他的作品。

这个组织出版了《埃德加·凯西的亚特兰提斯和利莫里亚》一书，描写了他对有争议的文明的观点，并将这些观点作为最新的科学发现。

自2001年这本书出版以来，新的证据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它们试图证明太平洋王国从未出现过，它的历史和命运都不存在。

在准备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研究材料堆积如山。

在整理它们的漫长过程中，根据对它们反复出现的记录，我发现不能回避以下几个主要结论：·利莫里亚在古代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

- 它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
- 它是圣经中所说的“伊甸园”。
- 利莫里亚人发展和使用的高科技，让人难以置信，且与现在完全不同，在某些地方甚至比我们的更先进。

- 利莫里亚人在消失之前的数千年中，遭受的不是一场而是一系列的自然灾害。

- 他们神秘的宗教信条，至今仍从根本上影响着世界上的主要宗教。

这些无法回避的确定因素构成了《失落的利莫里亚文明》的基础。

<<失落的利莫里亚文明>>

调查的任务是为了提供最好和最新的证据，证明利莫里亚是真实存在的地方，那里居住着伟大的人们，他们的精神成果是人类的无价之宝。

新发现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海下的王国就会被大家所知，它就是颇具争议的人类本源。在现代人的重视下，利莫里亚将重现在大家面前。

在我们面对这毁灭家园的不朽精髓时，他们很久以前拥有的力量，必然在现在迎来重生。然后，现实会让我们渐渐明白，我们都是利莫里亚人的后代。

<<失落的利莫里亚文明>>

内容概要

在古代印度充满神话色彩的史诗《梨俱吠陀》中，记录了上古时代曾经有过的“三个大陆”。其中一个邻近印度的大陆因火山爆发而被撕成了碎片，沉入印度洋深处。根据另一部史诗《罗摩衍那》的记载，只有少数生还者到达了印度，成为被后世称为婆罗门的精英阶层。

这块沉没的大陆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与亚特兰蒂斯齐名的利莫里亚大陆。

至于另一个大陆，则被认为是姆大陆。

但由于考古证据的严重缺失，这三个大陆的真相一直处于重重迷雾之中。

不论是在时间的向度上（哪一个大陆的历史更早？

或者，其中的两个乃至全部三个都是同时存在的？

），还是空间的维度上（它们各自的具体位置在哪儿？

），学术界都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其中，争议最大的是利莫里亚----有学者甚至认为它与姆（Mu）其实是同一个地方，是一个从印度洋延伸到太平洋的超级大陆。

不过，与之相反的观点也十分盛行，即：利莫里亚是一个与姆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毫无联系的大陆。

这种理论认为，利莫里亚是印度洋史前文明的代表，是早期人类文明的摇篮，而姆是稍后的太平洋史前文明的代表。

本书作者经过长期的学术研究与大量的实地考察，从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地理学和地质学的多学科角度，全面梳理了从古至今关于利莫里亚/姆大陆及其文明的来龙去脉，穿越时间与空间组成的谜阵，追溯了一个可靠的史前超级文明的版图。

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大量的证据说明，利莫里亚是一个在史前某个时期真实存在的王国，其人民生活和谐，能用高技术控制天气，能飞檐走壁甚至进行基因管理。

作者断言，在利莫里亚曾经展现的是一幅人类故土的或伊甸园的最初景象。

在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之后，里莫利亚沉入大海，王国消失了，但部分幸存者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将他们的科学技术带往了亚洲、波利尼西亚以及美洲。

作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利莫里亚人的孩子。

”

<<失落的利莫里亚文明>>

作者简介

弗兰克·约瑟夫 (Frank

Joseph)，国际畅销书作家，《古代美洲杂志》主编，公认的史前文明研究权威。

除本书外，著有《亚特兰蒂斯的毁灭》、《亚特兰蒂斯的幸存者》、《失落的朱巴王朝宝藏》、《史前美洲高级文明之旅：从阿登纳王国到阿那萨吉文明》等书。

目前，他居住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科尔法克斯。

<<失落的利莫里亚文明>>

书籍目录

引言 未知的大地

第一章 一个失落的超级文明

第二章 世界的中心

第三章 神像的直白

第四章 古海洋上的技术

第五章 利莫里亚的陆军上校

第六章 伊甸园何在？

第七章 夏威夷人的故土

第八章 利莫里亚人在北美

第九章 亚洲的利莫里亚渊源

第十章 名字的奥妙何在？

第十一章 利莫里亚睡着的预言家

第十二章 利莫里亚的毁灭

第十三章 利莫里亚的发现

概要 对20万年漫长历史的一个简述

编后记 利莫里亚的真正含义

<<失落的利莫里亚文明>>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太平洋的另一端，距离南马都尔东南方大约2500英里处，有另一个更神秘但是完全不同的文明废墟。

当复活节岛上细长的被称作摩埃的石像已经闻名于世200多年时，对于史前史，这个高耸的巨人是一个比外来者了解得更多的无言的证明。

不同于波纳佩岛的是，复活节岛一直是国际学者们致力于再现其过去的焦点，主要原因是，从其不朽的石雕工艺，或者独特的书面语言而言，它在波利尼西亚都是一种反常事物。

尽管研究了几十年，但考古学家们距离揭开其神秘面纱依旧遥遥无期。

例如，他们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什么一种太平洋上没有任何可与之相比的物质文化，会出现在这种地球上最与世隔绝的小岛上。

离复活节岛最近的居住地是皮特克恩岛，位于其西部1242英里以外。

复活节岛东部，是绵延至南美海岸2485英里的水域。

令人惊奇的是，复活节岛的地质学起源比人类的起源更清楚明了。

该岛起源于大约10万年前，此时三个爆发的火山结合喷出的岩浆流，形成了一个宽7英里、长15.2英里的三角形地带。

在火山作用停止之后不久，这片合成的肥沃土地接收了被风吹来的种子，这座岛很快变成了被托罗密罗树和棕榈树覆盖的森林。

它的文化转型在很久之后才到来，被称为欧胡的平台造型精致而宏伟，平台上，屹立着背对大海的巨人雕像。

从死火山拉诺拉拉库中挖掘出了很多巨石像。

这些巨石像被丢在那里，一直堆到火山口。

访问者可能已经得出结论，他们曾经到达过不朽雕像的大规模生产中心。

在另一个火山拉诺考的顶上，是一个石制建筑物仪式中心。

这些建筑物是拱顶枕梁屋顶，完全不同于波利尼西亚用杆和茅草建造的易损坏的小屋，但却与玛雅文化举行仪式的城市代用的拱形相似，比如在乌斯马尔以及遥远的尤卡坦半岛。

在复活节岛的其它地方，耸立着一些20英尺高的圆塔，其墙体是未用石灰作为黏合剂的砌石建筑。

这些堆砌墙体的奇妙石块被修正后，完美拼组成墙体，以至于刀片都不能插入这些石块之间。

该岛在岩石画中运用了丰富的岩石艺术，这些岩石画描绘有鱼、螺旋形之物、各种各样的几何图案，以及一位泛太平洋地区居民无不崇拜的神灵——乌神。

农林经济如香蕉、菠萝、椰子、桑树、甘蔗、芋头，以及来自遥远亚洲的甘薯，在西部地区很繁荣。

东部的淳菲塔舍密-泡泡树、蕃薯、葫芦，以及红辣椒是从南美带来的。

在当地的饮食中有一种不知来源的家养鸡。

非常奇妙的是，这些鸡可以生出奇怪的蓝蛋，并且，在其灭绝前，曾与现代欧洲品种杂交。

据说，该岛的先驱者是300名长耳汉奥伊皮人。

他们是白种人，他们拉长耳垂以区别于其他人。

他们把新家称为拉帕努伊——伟大的拉帕岛或“太阳神的伟大国土”。

但是300名居住者太少了，不能实现他们重建文明的宏伟计划，因此他们从其他岛把波利尼西亚人输入西部。

这些波利尼西亚人是短耳德汉努-莫莫克欧，是由长耳上级管理的劳工。

在被铭记为卡拉厄-卡鲁的200年和谐社会期间，这些德汉努-莫莫克欧用他们的力量，升起了拉帕努伊的不朽雕像以及壮观的墙体。

然而，在这个黄金时代的末期，由贵族长耳人坚持的阶级区别，开始刺激无产阶级的敏感性。

制成摩埃石像需要树桩来做成系船索用的滚轴。

这使得大面积的森林消失，从而使食物危机逐步上升，最终激起了他们的憎恶之感。

其中经历了一个著名的暴力时期，该时期被称为伏锐-摩埃或颠覆石像时期。

石像被推翻，暴力横扫整个岛屿。

<<失落的利莫里亚文明>>

长耳人被围困，他们在做最后防卫时，疯狂地挖掘了大的临时防壁波伊克沟壑，以作为对抗叛乱涨潮的马其诺防线。

不满的短耳人浇灌了波伊克沟壑，用一种种族灭绝的残忍行为屠杀了每一位汉奥伊皮人。

在1770年，发生这些残忍的事是乎是必然的。

据普查数据，当时拉帕努伊的西班牙居住者有3000人。

4年后，当著名的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船长沿岸而行时，其人口依然不变。

该岛是于1722年复活节时被荷兰海军上将雅各布·荣格文发现和命名的。

当时，他报告到，当地居民在摩埃底部生火（尽管很多年前，巨大偶像的制造似乎已经停止）。

这是其太阳崇拜仪式的一部分。

到库克船长到达该岛时，所有的石像均被故意推翻，长耳人已经灭绝，其社会秩序混乱。

他统计了一下，有600或700个男人以及接近30个女人被屠杀于该废墟中。

当时蔓延于该岛的是悲惨与饥荒。

19世纪早期，奴隶贸易以及天花病的引入，导致人口进一步减少，减少到111人。

1868年被智利兼并后，这些可怜的灵魂极易皈依基督教，后来，智利人把这个之前的世界的肚脐租借给了一个来自塔希提岛的牧羊人。

托尔·海尔达尔博士的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木筏航海，以及随后于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国际畅销书《阿库阿库》，激起了大家对复活节岛的兴趣，旅游业的发展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

海尔达尔的目的是揭示该岛长耳居民发源于高度发达的被征服前的秘鲁文明。

确实，当地的这些贵族是以他们被拉长的耳垂为特征的，这是汉奥伊皮人的统一标志。

他指出，复活节岛的巨石式的墙体，实质上与印加（Inca）首都库斯科巨大的壁垒一样，归咎于不可思议的凸岩，是一种易辨认的多角度的设计。

甚至于他们的名字特-皮托-特-库尔以及库斯科都意为“世界的中心”。

复活节岛石像可追溯至蒂亚瓦纳科的前印加城市，以及早期玻利维亚的文化传播者。

然而，与库斯科石墙相比，其相似性不是很强，而摩埃与安第斯山脉的石像之间的相似之处却很明显。

复活节岛非典型的男人蹲坐的石像，是蒂亚瓦纳科的坡丘斯亚潘帕的复制。

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新爱尔兰省的马朗根纪念雕像，描绘的是在演奏印加最早的乐器——大套牧羊神之笛。

乌鲁是波利尼西亚与其祖先家园相关的一个地名；它也是一个曾统治的的喀喀湖海岸的前印加部落，托托芦苇就是从的喀喀湖带到复活节岛的。

乌鲁-奇乌——波利尼西亚的祖先们，在神话中被描绘成长有金头发的半人半神；乌伊是复活节岛的一个神，他将“新鲜空气从遥远的地方带到了此岛”。

甘薯也是远产自南美洲，它在盖丘亚族中曾被称为丘莫，是一种印加语。

在遥远的新西兰，本地人把它叫作丘莫亚；它在塔希提岛被称为乌莫亚。

很久前，它由先进的农业工作者带到了复活节岛，对考古学家而言，这些农业工作者是未知的。

<<失落的利莫里亚文明>>

后记

在泛太平洋地区——从东南亚到太平洋，再到美洲，在当地很多民间传说中，大量的物证表明，利莫里亚是一个技术进步、社会和谐的国家。

当所谓的永恒哲学成为利莫里亚人的民族道德规范、个人及公民行为的道德标准时，利莫里亚文明便得以兴盛。

后来，母国的传教士到达了西藏和日本后，永恒哲学观点便构成了西藏本教以及日本道神教的基础。尽管，它确实曾经有一座第十三学府，但它的教条仅为熟悉该教条的人熟知，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利莫里亚人民的世界观不是一种“宗教崇拜”。

所有的信仰者都意识到，在复杂的宇宙、自然界中才能彰显出仁慈智慧。

他们更坚信仁慈智慧的特性存在于万物中，因此，每件事物以及每个人都被认为是神的一部分。

他们的职责和成就全依赖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的和谐。

正因为如此，利莫里亚人没有沉湎于自我放纵的物质主义、经济竞争、社会地位、强权政治、军事力量甚至文化财富。

他们不同于今天世界上除藏族外的其他人群。

藏族人生活的重心是关注他们精神上的幸福。

数万年来，姆国人民在他们与世隔绝的群岛王国上生存和发展。

然而，大约40000年前，地质巨变导致的自然灾害毁坏了他们的母国。

如前面章节所述，地质剧变的冲击力依旧可以在考古发现的遗迹，以及大西洋当地居民的记忆中找到痕迹。

而太平洋岛上的古老居民远远多于流亡者。

他们开创的世界文明并不受政治、经济以及军事需求驱动，而是源于一种美好的愿望——把地质破坏力变成一种生产力——驾驭住潜在的灾难，从而更好地发展物质和精神文明。

洪灾之前的科学技术就是在这种美好愿望的驱动下诞生的，他们利用这种技术，在全世界范围修建了许多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设施。

相比之下，地球资源是有限的，然而人类对其贪得无厌的消费需求不断扩大，这是工业化世界的特征。

再没有两种人类社会会有如此大的差别了。

不同之处在它们与地球的截然相反的关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种是与地球和谐地相处，而另一种则是肆无忌惮地对地球资源的大肆掠夺。

利莫里亚没有我们现在的原子弹及化石燃料污染。

而我们已经习惯了汽油的味道，完全放纵我们自己的嗜好，这在利莫里亚人看来完全是自杀性行为。

利莫里亚人探索的遥远的地方是直布罗陀海峡以西至大西洋中部大约250英里范围内的岛屿，这些岛屿土地肥沃、气候温和。

在随后的34个世纪中，他们不过是来自遥远的太平洋母国的殖民者。

但是约在公元前4000年，他们太平洋的殖民地外来人和平接管了，这些外来人是西欧人，他们被考古学家们认为是西欧海上巨石碑的建造者。

柏拉图在他的语录《蒂迈欧篇》及《克里提亚》中神话地描述到了该民族。

两语录中记录到，海神波塞冬到达该岛时，发现其已被一群凡人占领了。

他娶了一个当地的女人克雷蒂。

她给他生了5胎，每胎都是孪生男孩，他们长大后分别成了波塞冬建立的新秩序王国的第一任国王。

他们创建了一个同心圆排列交互的护城河和人工小岛，他们在此创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大城市。

海神的第一个半神儿子叫阿特拉斯，在他出现之后，整个岛便出名了。

他的名字来源于他的寓意——支撑着天空的一座山，意为支撑物。

他发明了天文学和占星术。

在他山一般的影子下，阿特拉斯的产物亚特兰提斯，一座辉煌的都城被建成。

巨石碑建造者举起直立的大石头朝向不同的天文学方向，这也是他们对天空父亲礼拜的一部分，这与

<<失落的利莫里亚文明>>

利莫里亚人是大地母亲的神话传说相吻合。

在整个公元前第5个千年的时间里，利莫里亚精神文明与新时代时期技术的混血文明，在大西洋岛屿上繁荣发展。

然而，在公元前3100年，一系列彗星灾难首次毁灭了地球的大部分。

尽管亚特兰蒂斯得以幸存，但是它依旧受到灾难的毁坏。

曾经生活在亚特兰蒂的居民，遵循自然定律并视其为天意，而灾难后，他们觉得神背叛了他们。

于是他们开始背离曾支配他们以及其祖辈的信仰。

他们不再是利莫里亚人或巨石碑建造者，而是新人类——亚特兰蒂斯人。

这个名字便是其变化的真实写照。

运用他们精湛的采矿技术，他们很快便成为青铜器时期王国贵重金属的商人。

青铜器时期对铜的品味要求很高。

这也使得他们的武器工艺水平高于他们的邻国。

随着文明世界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涌入他们的财库，亚特兰蒂斯成为世界上首个超级大帝国。

为保护他们在全球的资产，他们便扬起他们的舰队和军队。

这些舰队和军队偏离了它们最初的用意，成为他们向外扩张的工具。

亚特兰蒂斯走上了一个必然的发展道路，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未来的帝国主义者——无论他们叫什么或出名与否——都重复着这样的发展模式。

野心快速演变为贪婪，这就需要安全感，他们进入了一种恐惧状态，这就造成了军事侵略。

起初，亚特兰蒂斯成功征服了地中海，但最终，还是被希腊以少量精兵击败了。

利莫里亚神秘主义者已经明白，道德法则与宇宙法则是密不可分的，两者都是同样的事物。

由于所有的能量都是相互关联的——或者相当的，都是单一能量的不同表现形式，所以好人或者坏人都会对整个社会和自然界产生影响。

这是亚特兰蒂斯人为其帝国梦而丢弃掉的基本信条。

但是，当最后一场大灾难摧毁了他们的跨国企业，并使得他们的首府沉入到海底时，他们形而上学的哲学观给予了他们沉重的打击。

在青铜器时代，他们统治了世界18个世纪，正如柏拉图叙述的：“不分昼夜”。

到那时，太平洋母国已经毁灭430年了。

正如所有文明不可避免的一样，其退出世界舞台的时间到了，一些利莫里亚人在中亚地区以及日本寻求容身之所，在那里，他们的精神信仰演变成了人类两大宗教信仰——藏传佛教以及日本道神教的基础。

其他的幸存者便到整个大洋洲和北美洲太平洋海岸繁衍后代。

利莫里亚人的经历丰富了波利尼西亚人、密克罗尼西亚人、美拉尼西亚人、澳大利亚人、印度尼西亚人、东南亚人以及西南部美洲土著人的口头文学。

从南美洲海岸到日本群岛，这个沉陷王国的物据已经自海底出现，但是却难以找到亚特兰蒂斯存在的物证，因为随其毁灭后的时代是黑暗时代。

亚特兰蒂斯人曾经统治着地球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帝国，而这如今被绝大多数认为不过是种传说、乌托邦幻想家的幻想。

如果他们知道后人这样评价他们，必会倍感羞辱。

他们的毁灭就像一颗原子弹爆炸导致的后果一样，城市被烧成灰烬，支撑整个岛屿的地质支柱被摧毁。

洪水之大之猛均史无前例，吞噬了百万人。

这场灾难在先人的心中烙下了深深印记，这也是我们对亚特兰蒂斯如此着迷的原因。

亚特兰蒂斯遭受到等同于核爆炸威力的摧毁后沉入海底，研究者们可能永远都找不到亚特兰蒂斯的遗迹，或许在梦里或噩梦里可以找到。

利莫里亚的情况有所不同，很多当地的传说称，它的居民们通过自然征兆或精神上的感应能够预先告警灾难来临，而后及时从母国疏散，从而避免厄运。

其他的传说，如夏威夷库姆里泊传说提到的那样，大量的受灾群众被最终的那场大灾难彻底毁灭了。

<<失落的利莫里亚文明>>

除了乔治瓦特的不可信的“拉萨纪录”外，无论哪个版本的描述都表明，这场大灾难比得上亚特兰蒂斯的那场大灾难。

我们的时代早已经摒弃了宇宙与精神道德联系的唯心主义哲学观，但是，要不是亚特兰蒂斯人民的道德与自然界的长期失调，会造成这样一场如此恐怖的大灾难吗？

有趣的是，在1645至1715年期间，太阳黑子几乎消失了，而世界也异乎寻常地相对和平。

然而，从1945年后期开始，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20世纪接下来时期的原子弹测试，太阳黑子活动史无前例地激增。

太阳黑子是一些太阳表面温度较低的区域，它能扰乱电子通信。

一些调查人员认为，太阳黑子也干扰人类正常的思维过程。

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起，心理学家开始跟踪研究太阳黑子活动与人类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

其他的一些哺乳动物，乃至鱼类似乎都受到太阳黑子的影响。

研究人员们推测，许多生物的电磁场都直接受太阳相关特性的影响。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现代科学与古老神秘主义便开始相互补充了。

利莫里亚人对于这一切都了如指掌。

他们试图将自然法则应用到人类社会中，以寻求他们和宇宙的和谐，人类可以在这种和谐关系中清楚地找准自己的定位。

他们懂得推己及人的道理——宇宙中最强的力量，精神力量永远不会受到控制，仅是心灵善良的人才能达到他的愿望。

他们理想中的角色是扮演世界万物的真正创造者的协同创造者。

为了这个目标，心灵净化是必须的。

利莫里亚人只知道一种戒律：“善待他人”。

任何对其他人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均被视为：残忍。

在地球另一端，他们的“表亲”却选择了崇拜更普通的神，就如同今天的崇拜一样，他们爱慕虚荣、奢华、自我放纵，所有的崇拜都是追求短暂的快乐。

艾格凯西把亚特兰提斯的最后阶段描绘成，所有的人都在物欲的恶魔之子与遵循自然法则的一神论跟随者间挣扎徘徊。

尽管差别不大，但如同波塞冬帝国步入尾声时一样，如今美国安然公司类资本家与福音派原教旨主义者间的斗争，就是他们的放肆贪婪与宗教不耐症间斗争的重演。

现在的我们就是当初的亚特兰蒂斯人。

亚特兰蒂斯也曾是利莫里亚人。

运用两分法把他们分开，不仅是因为他们位于世界的两端，同时也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他们的例子证明，一个人是可以将自己变成反面派或是正人君子的。

道德品质的不同以及这两种销声匿迹的文明的截然不同的结局，正是亚特兰蒂斯和利莫里亚的强烈吸引力之所在。

我们的时代和他们的时代有很多可比的相似之处。

一个是把精神上的升华看作为人类进化之最终目的；而另一个则崇拜先进科学技术，他们视其为解决一切阻碍物质幸福的手段。

如果很久以前，利莫里亚没有被毁坏，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呢？

如果几千年来，它的发展未中断，持续发展到今天，那么避免一切自然灾害的方法可能早已为人熟知，并且已被应用了几个世纪了。

就如2004年印度洋海啸也可避免了。

这样的假设只不过是为我们对失落的母国进行调查所做的辩护罢了。

凯西陈述说，“亚特兰蒂斯的精神在20世纪期间演变成两种——一种是阻止摧毁地球的自杀性大灾难，而另一种则会重演一场规模更大的灾难”。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21世纪可能正在经历利莫里亚人所寻求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灵魂史无前例的转世。

毕竟，和谐社会是他们最初提出的口号。

<<失落的利莫里亚文明>>

或许他们可以借助对太阳的崇拜来消减其人性中黑暗的一面。

人类也许可以通过找寻母国，来避免一场把人类推向灭绝边缘的全球性大灾难的再度上演，对那时的母国人民来讲，我们就是他们期待中的一个新的、更具潜力的神一般的种族。

尽管母国被毁坏的遗骸在海底沉睡了33个世纪，但它的精神仍存活在泛太平洋地区10多个不同民族的记忆里。

在我们的集体潜意识里面，似乎已经意识到未来不确定的大危机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在这个反常属正常的年代里，自我放纵没有任何的益处，地球被逼近生态暴动的边沿，我们需要扮演与过去不同的角色。

对我们来讲，回归利莫里亚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失落的利莫里亚文明>>

媒体关注与评论

弗兰克·约瑟夫是史前文明调查专家，其关于亚特兰蒂斯、朱巴王朝、阿登纳王国和阿那萨吉文明的大作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关于利莫里亚古陆，他的调查结果同样惊人，涉及到了各个可能的证据，令普通读者得以一窥上古世界的奇异面貌。

这是一部绝妙的书！

《出版家周刊》 这本书是由一种居高临下的眼光和一系列锲而不舍的侦察工作组合而成的杰作，二者缺一不可。

读者由此而通过有趣的阅览进行一次跨越时空的探险，既置身于一个宏大的远古背景之中，又具体而微地见证我们祖先生活中的光荣与梦想——以及毁灭与传承。

《纽约时报书评周刊》 毫无疑问，这是所有关于利莫里亚古陆乃至印度洋史前文明的书籍中最炫目的一部，其观点立足高远而令人信服……关于利莫里亚人在大灾难之后的迁移线路，作者的研究犹其出色。

而我们的来源正与此相关。

《发现》杂志 弗兰克·约瑟夫最新的畅销书将向读者保证，你完全可以回到人类黄金时代，一睹先人的风采……时到如今，我们也依然可能会遭遇他们当年所承受的——无论是超级火山还是特大地震，或者别的什么大灾变，但那又如何？

它就是我们的命运……地球生命的美妙与悲哀也正在于此。

打开书页，享受阅读吧。

《大西洋月刊》

<<失落的利莫里亚文明>>

编辑推荐

《2·失落的利莫里亚文明:印度洋史前文明档案》：寻访我们先祖遗留的起源之谜：我们都是神的孩子吗？

<<失落的利莫里亚文明>>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